

杨浦人文

另一种叙事记忆：工人子弟（十一）

■管新生 文

2

记忆深处总有一场沸沸扬扬的大雪，而且是在夜半时分。几十年过去，再也无处寻觅。

犹自记得，一走出门，便见到在屋山头路灯昏黄的映衬下，雪花漫天飞舞，仿佛天女散花一般，真个燕山雪花大如席。我踏着厚厚的一地大雪去上夜班，仿佛踩在棉花上一般。平时步行到厂里40到45分钟，这天起码多用去十来分钟。从新村走出去到延吉路穿过杨家浜沿双阳路走到长阳路拐进第四制药厂旁边的小弄堂捂着口鼻顶着刺鼻气味经过上海第七橡胶厂门口踏上龙口路渭南路右手转弯到河间路260号，这就到了厂门口。之所以写得这般啰嗦如此详尽，是因为不少的厂家和弄堂而今已经荡然无存了，包括第四制药厂第七橡胶厂上海铝材厂。

这是厂子里“三班倒”的第一个夜班，炉子间里万籁俱寂。但我知道，只要开炉的钟声一响，立马硝烟滚滚，炉火升腾，人人都像上足了发条似地开始了在炉前“抓革命，促生产，打击帝修反”。

有几个镜头几个人物今生今世难以忘怀。

一上班，有一位副班长每天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开他那铝质的金属香烟盒——其实当时我们经常从外单位运送到炉子间回炉熔化的铝材中捡拾那些报废的香烟盒剃须刀盒

等等废物利用——慢悠悠地放进去五根香烟，嘴里还煞有介事地数着：一、二、三、四、五，这是今朝夜里厢的定量……

别笑，真的别笑。千万不要以为这是黑色幽默，更不要以为他是在控制定量想戒烟，没这种晒梦里厢想屁吃的好事体，而是当时香烟的凭票供应逼迫他不得不如此这般而已。香烟凭票不但分大户外，而且分牡丹前门飞马光荣劳动三六九等。副班长家里人口不到位，只能很可怜地享受小户的待遇。再厉害的烟鬼，也得因此而被套上紧箍咒，不服贴也得屈从。

总是到了下班时分，他才如释重负地点燃最后一支烟，美滋滋地抽了起来，一定还会来上一句：还好，总算屏过来了。

听听，是不是蛮有点作孽兮兮的！

还有一位海军潜水艇上的水兵复员到了炉子间甲班，老是自吹自擂说海底潜水兵的身体素质绝对比天上航空兵好，不信来比比肺活量。他最拿手的节目便是随便拉过一条长板凳，一只手臂一撑，便把整个身体倒立了上去！可别小看他，曾获得过六十年代的全国马拉松长跑竞赛冠军，大概是温州人的关系，颇有些搞活经济的头脑，时不时会从家乡弄一些款式新颖的男女皮鞋来厂里捣鼓着卖给其他车间的同事，比如两接头三截段的相拼式尖头皮鞋等等，放在今天也绝对不输给那些名牌新潮皮鞋。关键是，你买下了敢不敢穿出

去？别忘了那是一个动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时代。他很清楚自己所作所为的罪名是“投机倒把”（今天当然可以光荣地正名为“搞活经济”），为此曾受到过N次的冲击，被抓去“集训班”，被关过防空洞。我劝过他，他苦笑着扔过来一句口头禅：阿哥不就是穷嘛！

我无语。没记错的话，他姓陈。有时，炉子间里正当大家放眼子摇锅子浇头埋首做生活之际，却闻一声唢呐划过，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目瞪口呆地看到了梳着“前冲三”飞机头型的阿王吹着口哨，脚踩做生活放铸锅的滑轮车如溜冰一般疾速滑了过来——不不，该叫冰上芭蕾，因为阿王的潇洒姿态和今日的芭蕾舞王子一样美轮美奂，优雅得让人叫出一个“赞”字来。厂子里的不少人都知道，阿王是溜冰外加跳舞“一只鼎”，曾在东宫的溜冰场跳舞厅撑过市面，据说招蜂引蝶引来女人无数，惹下了一屁股的风流债，想来其中舞搭子也不在少数。当然那是“文革”之前。有些看不惯他作派的人给他取了个难听的绰号，阿飞。他知道了也不恼，反倒一笑，说，阿飞蛮好的，总归飞起来了！不过谁也料想不到，他居然出生在革命家庭，父亲和哥哥都是革命烈士——一捐躯于解放战争，一牺牲在朝鲜战场。

还有一位英年早逝的小无锡，身上有着那个年代的鲜明烙印。他是单身，住厂里的单身宿舍，一个房间上下铺一共四个人。小无锡也是一个脱底棺材，属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的穷光蛋，实施吃光用光白相光“三光政策”，换成今日的流行语汇即为“日光族”，说起话来上海腔夹杂无锡闲话，如此人物上哪儿去找老婆？

小无锡唯有对“越剧十姐妹”十分上心如数家珍，甚至还珍藏着“十姐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照片，不怕“破四旧”地总爱拿出来显摆。眼见得自己的岁数日长夜大，热心人介绍的女朋友见一个吹一个，老不落港。虽然不敢像那年头有些大胆男人在马路上逮着一个女孩便跟在后面自言自语穷追不舍：三十六块一个娘！三十六块一个娘！直到女孩子大叫“捉流氓啊”才仓惶离去。

小无锡虽不屑为之，却也苦恼之极。有一回在宿舍里对着三个室友大发牢骚，说是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就好了，枪声一响，男人打仗，统统死光，不要讲讨一个老婆了，三个五个随便捞一把拣拣！这原本是一句戏话，听过了也就只当风吹过，不料偏偏有一位革命觉悟甚高的室友落地生根听进耳朵里去了，一个转身向上面作了汇报，这下小无锡悲催了——立时三刻被揪上了批斗台，上纲上线说他是盼望帝修反复辟！

小无锡在痛哭流涕深刻检查大骂自己王八蛋不是东西蒙混过关之后，在炉子间的防空洞休息室颇为沉痛地对我说，唉，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画虎画皮难画骨，平时我们宿舍里四个人称兄弟弟客气来客气去，大家乱话三千瞎讲讲没事体，天晓得一举报，人人作证检举我，只有一个睡在上铺的是模子，他当然不敢推翻别人的举证，却说自己当时睡着了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不晓得，真够帮忙的！

小无锡后来终究讨到了老婆，再后来，诞下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

抗战记忆

开火车去请愿

■朱大章 文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呼吁团结抗日的感召下，北平几千名学生冲破封锁，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北平发起“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同济大学学生迅速行动起来。

12月13日，同济学生以同济医工学会名义，致电北平学联，电文说：“你们发起了这伟大的运动，你们的态度正代表了全国青年真正的意志，我们誓以我们的热血和力量，和你们（一起）来完成这救亡的工作。”同时致电北平各界，呼吁他们“一致起来援助”青年学生，“要求北平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12月16日，北平学生万余人又一次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继续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消息传到上海，广大学生怒火中烧，立即酝酿罢课声援和示威游行。12月下旬的一天，北大南下示威团的一位同学到同济要求支援。德文补习科的李鑫闻讯后，立即敲打校钟，广大同学听到紧急集合的钟声，从四方八方集拢起来，听取北大战友介绍情况。大家满腔怒火，热血沸腾，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再也不能容忍了。24日上午，朱洪元（后为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同学又紧急校钟，正在上课的同学们，顷刻集合，组织起来，每10人为1小队，向吴淞车站走去。在车站附近的同济附中同学近二百人，见大学部同学队伍近一百人过来，也纷纷冲出课堂，加入游行队伍，直奔北火车站。下午，高职三百余名同学在几位班长的带动下，打起旗帜，扛着横幅，从江湾出发跑一段，走一段，急速赶到北站。这时，北站已被军警层层包围。同济学生高唱《毕业歌》，手挽手地冲进了站台，其中大学部近百人，高职三百多人，附中近二百人，合计五六百人。在车站上，各校几千名

令人扼腕长叹的是，在秋雨绵绵的那个下午，因居住房子太小，把小囡的尿布拿到炉子间烘干，尔后骑上自行车沿平凉路回家，不料大拐弯时一头撞到了对面疾驶而来的25路无轨电车的“大眼睛”（车灯）上……

那时候的炉子间还有一道风景线历久不衰，经常见到工人们一上班就把用铝箔包裹的一包包淡馒头放在熔炉上烘烤，下班时取下，撕去铝箔，咬一口，又香又脆，绝不亚于今日西点中的“吐司干”！也有人带回家去给老婆孩子享用。

还有一种，下了班去浴室淋浴，有那好事者竟然穷凶极恶地一把抓过别人的肥皂，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自己的毛巾上拼命搓擦——揩肥皂的油。那年头的肥皂也须凭票供应，炉子间虽然优惠很大度地每月限量发给工人，也不过只有一块半块的。

说来也怪，工人的这类恶作剧也看对象，居然自有分寸，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既不向从厂部上层十分落魄地一下子跌进炉子间干苦力的走资派技术权威发飙，也不向天天被揪到阶级斗争大会台上去批斗的牛鬼蛇神撒野，对象仅限于那几个流里流气的阿飞。

当然了，那时还风行自己动手做煤油炉子，经济实惠行情火爆；还有在车床上车出形态各异的手枪式老酒瓶扳头等等，不一而足。有一个叫“小老大”的，便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看似炉子间推小车送铸块上热轧机的不入流的辅助工，偏偏车床刨床钳床镗床磨床无一不精，属电灯开关一类的人物——“叭喀”（百搭）。想想真是屈才了，若是放到动力车间，准是一块好钢！话又说回来，这点点滴滴岂不深刻说明了炉子间是一方藏龙卧虎之宝地。

学生队伍，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受到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的支持。

当时上海各界救国会、工会、文化团体的代表带着食品，前来慰问学生。国民党左派、元老何香凝也用卡车装着面包，抱病至车站慰问，她义正词严地警告军警：“……不许向青年们开一枪，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继承者，决不许伤害他们一个人。”在各界人士的鼓励下，二千多名大、中学生坚持斗争，终于登上了两列列车。同济等校学生乘坐一列车，复旦等校学生乘坐另一列车。

这时，蒋介石以行政院院长名义打电报给上海车站站长，要求学生“务宜即刻回校求学”。车站当局将来电在每节车厢宣读，学生们不予理睬。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和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等眼看学生赴京请愿志坚如钢，无法阻挡，于是假意允许开车。24日下午4时半，市公安局宣布火车直放南京，愿去的同学立即上车。同学们谁也没想到这是当局耍的另一花招。当火车开到青阳港，司机借口机车有故障，要下去检修，结果溜走了。国民党的阴谋是用停车迫使同学回校。在车头上执勤的几个同济学生下车找不到司机。同济高职机械科学生郑香山、景智德爬上车头检查，发现锅炉的水被放走了一半，炉膛里火烧得不旺，于是就凭借平时学到的蒸汽机原理和到机车修理厂参观实习的经验，首先加煤把炉膛烧旺，接着拨动前进档，用低速把列车朝昆山方向开去，直到下午。第二天清晨，学生们冒着大雪，排成长队，用脸盆、水桶往锅炉灌水，准备继续开动列车前进。由于昆山前面的一段路轨被拆，一时难以修复，于是，“十人团”团长会议作了返回学校的决定。为了扩大影响，由同济学生代表在昆山车站向上海各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明这次请愿的目的和意义。

25日晚上，同学们回校后，学校就奉令提前放假了。其目的就是阻挠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是，同济许多同学不回家，利用寒假，下乡进行救亡宣传。（同济大学档案馆）



凡尔赛宫 ■王照辉

闲话花样

空麻袋背米

■郑树林 文 剪纸

“依又想到阿拉格的来空麻袋背米啊，想阿勿要想！”“千万勿要再去白相了，伊拉一直欢喜空麻袋背米格，依到现在还勿晓得。”空麻袋背米现在往往是上海人打麻将时的习惯用语，而以前的“空麻袋背米”，让老百姓上当受骗损失惨重。

空麻袋背米的“米”就是钱，以前到粮店买米都是用麻袋装了后背回家的，又引申出背米就是赚钱的意思，“空麻袋背米”专指“做无本钿生

意”，而且手段要高明，总不外乎“坑蒙拐骗”，甚至于把这空麻袋包装得像模像样，进进出出是高档汽车，租的是高档写字楼，正是这样的包装使得许多人受骗。

空麻袋背米的事现在还是会常常发生，各种各样的短信息，各种电话回访获奖等等，都是属于空麻袋背米的形式，大家千万不能上当。

而今也有许多所谓的公司也是空麻袋背米，特别是娱乐业一夜成名的诱惑，骗子就动脑筋用空麻袋背米的手法开办所谓的造星公司，把一些

想当明星做明星梦的青年人套进来，装模作样签订拍摄合同，然后急不可耐按条款约定收定金，少则千元，多则上万。而那些上当受骗者还天天等着出名呢。

